

夕陽記憶

——懷念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瓦爾特·蓋爾弘教授

□柏山

去年夏天，當我陪一位來自美國哈佛大學的教授在城大蔚藍色的游泳池邊散步的時候，他突然問我：「你知道哥倫比亞大學的蓋爾弘教授去世了嗎？」我心裡一沉，忙問：「什麼時候？」「幾個月前。」看著我悲傷的樣子，他安慰說：「他活到九十歲，已是長壽了。他的葬禮有幾百人參加，很隆重。」我謝了他。我匆匆回到自己的辦公室，關上房門，立即感到深深的悲痛襲上心頭，難以抑制。我手捂胸口，淚水長流。我失去了一位對我寄厚望的恩師，而我還未來得及報答他給我的一切。

那是一九八六年暑假，蓋爾弘教授在北京大學主持一個講授美國法的短期講習班。這個班專為培訓準備赴美學習法律的中國學生和學者。我當時就是參加了這個講習班，認識了蓋爾弘教授。他是一位身材魁梧，挺拔健康的老人，那時他已有八十歲了。他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嚴格，一絲不苟，有點像個威武的老將軍。他以自己在美國學術界的威望請來了幾位著名教授，耐心地輪番地為我們講解美國法律的ABC。每天上課時都可以見到他，滿頭

白髮，端坐在教室的後排，認真地聽，認真地記。這使得我們肅然起敬，唯有早來晚走，不敢遲到早退。那時我的英語不行，聽不懂也說不好，因此總想躲著他。可是他卻能記住許多同學的名字，每次見到我都親切地首先跟我打招呼，「喂，趙小姐，你生活得愉快嗎？」使我感到溫暖和鼓舞。

後來我發現他其實是一個心地非常善良，對人體貼入微的老人。講習班上的幾件小事使我至今難以忘懷。

講習班期間曾組織全體師生到慕田峪長城參觀游覽。當時北京大學的工作人員為學員們安排了一輛沒有空調的大巴士，給外籍教師坐的是一輛帶有空調的小巴。當載滿人員的兩輛車子在學校大門口回合時，只見小巴的車門打開了，白髮蒼蒼的蓋爾弘教授率先下了車，帶著幾位美國教授昂首闊步地走上學員們乘坐的大巴士，並請一部分學員與他們對換——到小巴去坐。一路上師生暢談，笑聲朗朗。

另一件事是講習班上給每人發的一套美國法律著作。很多學員希望回去接著好好用

功，把講習班上開始的學習繼續下去。可是當時有這樣的規定：外出學習的人員要把所得到的資料上交歸公。我們也擔心這套書會被要求上交歸公。講習班的最後一天，我們每個人都得到了一封帶有蓋爾弘教授親筆簽名的證明信，供我們轉交給各自的上級領導。信中內容就是說明這套書是由美方主辦人贈送給學員本人的，屬於學員自己。有一天講完課後，他突然問我們：「女同學有誰願意與某教授夫人座談的，請舉手。」隨後他就安排了這位夫人專門解答了女同學赴美學習的一些具體問題。

一位北大的同學還告訴我這樣一件事。講習班本來計劃安排這次講學的美國教授到西安去旅遊參觀，可是由於繁瑣的程序和工作的疏漏使得機票問題難以解決。蓋爾弘教授就在午飯後請一位同學帶路，去找北大法律系的一位領導商量辦法。走到人家門前，老人看了一下手錶，想起來中國人有午睡的習慣，就沒去敲門。他一直在人家門前的台階上坐了足足有一個小時之後才敲門進去。

一個月的講習班很快就結束了。結業式上，蓋爾弘教授親手給我們每個人發了畢業證書，上面有這次講習班中美雙方主席的簽名。我還記得當他發證書給我的時候，微微皺著雙眉，深沉的灰眼睛中充滿殷切的期待和熱情的鼓勵。他隨後代表講學的美國教授講話。他講到「我們知道有些同學因為英語還有待提高，對我們講的許多內容並沒有完全聽懂，可是我們仍然很高興給你們上課，並且深信這是你們學習美國法律的良好開端。」這多麼像是父母對子女充滿愛心的婉轉的批評和親切的鼓勵。我們當時都感動得心中久久不能平靜。我跟同屋的崔女士相約一定要學好英語，赴美求學，學成之後一起去看望老教授，向他獻上一束鮮花。

這次美國法講習班使我第一次了解到世界上不僅有如此文明的法律制度，還有著如此純潔高尚，充滿博愛之心的靈魂。在我以往的生活中，我見慣了強蠻的專橫與善良的猥瑣。我習慣了以惶惶的防範之心去領受別人的誤解，訓斥和輕蔑。然而蓋爾弘教授向我投來

的，卻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人格的光輝——它把堅強與善良，威嚴與謙虛，殷切的期待與入微的理解融合為一體，使我從內心深處感到震撼。我沉浸在一種美好甜蜜的感情洪流中而不願自拔。我回到自己的工作單位開始上班，我的頂頭上司找我去談以後的工作安排，我卻還是心不在焉，精神恍惚，一時還理不清自己的思緒。記得我當時只是表面上應付幾句之後，終於拔腿而逃，回到自己獨自的世界才大大鬆了一口氣。這真是令他莫名其妙而我也無從解釋。事後我憑著靈感寫了一篇「借鑒他山之石推動法制建設」的文章，發表在《人民日報》上。這篇文章後來被譯成英文，受到蓋爾弘教授的讚揚。這次美國法講習班可以說是決定了我的人生道路。儘管已過而立之年，我還是下定決心到海外求學。

後來命運之風把我送到了英國。我在那裡曾經歷盡種種挫折和磨難。在百般無奈的困境中，我想到了蓋爾弘教授。我曾幾次大膽地求助他給我寫推薦信，他總是有求必應，並且細心地告訴我推薦信寄出的時間和地址，還把

推薦信的副本寄給我參考。正是由於蓋爾弘教授的有力推薦，使我終於獲得在倫敦大學攻讀博士的獎學金。我知道自己當時的水平很低，成果也很少，實在稱不上他在推薦信中給予的盛讚。是蓋爾弘教授用殷切的期望和博大的愛心，把自己的學者的聲譽和教師的信任毫不吝嗇地預支給了我。我感到溫暖，鼓舞和不安。就讀在倫敦大學後，我還收到蓋爾弘教授的來信。他每次都是熱情地鼓勵我，表示相信我一定能夠成功。在倫敦那陰冷的天氣中，每一讀起他的來信，我就感到心中有了溫暖的太陽，給我自尊，令我自信，催我自強。我的靈魂從瑣屑的煩惱中掙扎著向上升華。我在艱難與孤獨中總能尋得精神上的平和與樂觀，蓋爾弘教授的鼓勵起了重要的作用。

古語有「知遇之恩，重於泰山」，又有「士為知己者死」。足見認識和發現自我價值的重要意義。人生的旅途中如果有人能夠辨識和發掘你的潛質，並且幫助你建立起自信，這種知遇之隆恩，值得人以一生來回報。多年來我無時不盼望著，在我學成後一定要去看望

他，帶給他一份可以讓他欣慰的學術成果，帶給他中國法制改革進步的好消息，讓他那微皺的眉宇舒展開來，臉上綻放出慈祥的笑容。可是當我終於獲取法學博士學位，執教於香港，並計劃到美國去看望他時，他已離世而去了！當那位哈佛的教授告訴我蓋爾弘教授去世前幾個月跟他見面的時候還問到我的情況時，我的心不禁為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而顫動。

懷著對蓋爾弘教授的無限哀思，我登上山頂遙望西方，為我心中的暖日送行。當那血紅的太陽披著五彩雲霞，從容而緩慢地向海面下沉時，我耳邊彷彿響起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的悲壯旋律，我彷彿看到了蓋爾弘教授那高大挺拔的身影，在那震撼人心的旋律中邁著莊嚴而從容的步伐，緩緩地走向西方的天邊，帶著他對世人的博愛情懷，對人生的無愧無悔和對死亡的達觀無畏，一直走進那絢麗的落日之中。我肅立含淚目送著他。這時血紅的太陽與大海深情相吻，向他摯愛的世界告別，然後從容不迫地沉入海面。由大半邊變為半邊，小半

邊，一片，一點，終於完全消失了，只留下一抹深紅色的餘輝。很快地，那餘輝也轉暗，轉暗，最後全部暗下去了。這時整個世界變得那麼寂靜，只有一輪皎月當空，與習習的清風低聲訴說著她對太陽的無限懷念與永恆的愛。

安息吧，親愛的蓋爾弘教授，請舒展開您那微皺的眉宇吧。我相信您在大海的那一端一定仍然懷著您那善良的摯愛與信任關注著您的中國學生。

